

怀故人

怀念母亲

支久懿



1952年母亲(前排右二)被军区评为优秀共青团员。

母亲去世三年了。民间有一种说法,人去世三年灵魂将远行。母亲的祭日,我来到英灵山烈士陵园母亲的墓前献上鲜花,送母亲去远行。我站在母亲的墓碑前仰望蓝天,天上飘浮着白云,告别的忧伤萦绕在心,母亲的音容笑貌浮现在面前。

母亲1932年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市一户中农家庭里,但出生后不久,她的父亲因病离世。我的姥姥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在旧社会里,可以想象生活有多么艰难。姥姥是个非常勤劳而性格坚强的女性,靠着亲戚的一点帮衬,姥姥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商店,卖点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维持生计。抗战时期,日本鬼子扫荡,一把火把姥姥的商店给烧了,姥姥又做了元宵和粽子到街上摆摊叫卖。姥姥是个很开朗的人,不管生活如何艰难困苦也要坚持让三个孩子上学。母亲是靠她的姨母资助读完初中的。母亲读书时,每星期日都要来回走上二十里山路,去姨妈家扛一袋子大米到镇子上去卖,卖米的钱用来供她下一个周的学费和生活费。母亲常说,那时吃米饭喝山泉水,没有菜吃,还常常吃不饱。母亲上学读书十分刻苦,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。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,母亲给我写请假条交给老师,老师特意赞赏了母亲的字,让我自豪了好一段时间。

1949年初,母亲在学校老师的引领下参加革命。入伍后,她被分配到所在部队政治部当学员,这是培养部队文艺骨干的训练队。在火热的军营生活里,她努力学习、吃苦耐劳、积极要求进步,很快就被提拔为排级干部。母亲后来回忆那段训练队生活时说,那时非常艰苦,让她们女兵最苦恼的是早上紧急集合打绑腿,打紧了早操下来脚都肿了,打松了跑操时就跑掉了。

母亲参军半年后,被部队批准回家探亲,在回家的公路上碰上我的舅舅跟随一帮人坐车经福建去台湾。舅舅当时是小学老师,他在学校校长的怂恿下加入了这支逃跑的队伍。母亲了解情况后,强行把我舅舅从车上拉了下来,后来又动员舅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舅舅参加了抗美援朝,后来转业到东北工作,在“反右运动”中被错误打成“右派”。母亲后来主动赡养舅舅的儿子,一直到孩子成家立业。

1953年母亲被调到驻烟部队。母亲忆起来烟台的过程,当时火车只通到蓝村,一下火车,冰天雪地,她们一群江南女兵从温暖的南方来到寒冷的北方,要步行几百里走到烟台。她们当时发的是军装单衣,这下子一路上可把她们给冻坏了。到烟台后,母亲被分配到部队政治部文化速成小学任教员,当时父亲就在政治部工作。

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坯子,与父亲因工作关系常常接触,一来二去,两人碰出了爱情的火花。他们的爱情充满着浪漫,他们顶住了外界的一些压力,在1955年的春天结婚。结婚三天后母亲就去了济南学习,父亲不久也奉命调到石家庄上军校。从此他们长期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,一直到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。年轻时,工作是他们生活的全部,我们小时候一年难得见到父亲一面,母亲也没日没夜地上班工作,我和我的姐姐都由姥姥带大。

母亲是个江南女子,感情细腻,父亲是从

沂蒙山区走出来的,一身“山岗子”脾气。他们从性格到生活习惯格格不入,生活在一起常常吵吵闹闹,吵架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节目。吵起来“暴风骤雨”,吵过后又“温柔如春”,有时让我们姐弟两人感到不可思议,但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情。

母亲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转业到地方,先后在银行、铁工厂和蔬菜公司工作,历任团支部书记、秘书科长、工会副主席等职务。母亲工作任劳任怨,吃苦耐劳,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我记得,母亲在市蔬菜公司工作时,经常下菜店去“蹲点”。那时菜店最脏最累的工作是剔猪骨头,她就抢着干这活。她不到1.58米的身材,一百多斤半扇猪肉她是怎么扛动的?晚上回家,母亲常常累得两只胳膊都抬不起来。直到离休那年,时任蔬菜公司工会副主席的她,大冬天穿一件大衣、包着头巾,还站在菜店门口组织卖冬季大白菜。我想不通,说她:“你一不求官、二不求财,马上就要离休了,这是干吗?”可她严肃地说:“那是工作。”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人、一个追求真理的人、一生勤勤恳恳无怨无悔的人。

对我和我的姐姐,母亲从来不娇生惯养,从小就要求我们艰苦朴素、吃苦耐劳,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。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一块菜地,种西红柿、茄子、黄瓜、花生还有向日葵,我们放学了先要在菜地里劳动,干完才能回家吃晚饭。我姐姐的裤子穿小了,简单改改就让我穿着上学。我9岁时,12岁的姐姐送我到烟台火车站,我再一个人坐火车去莱阳的部队医院做扁桃体手术。术后一周父亲去接我,在我头上拍一下,说了句“挺勇敢的”。

我小时候体弱多病,出生后不久,医生说长大了恐怕有残疾,母亲急得直哭。我姥姥却很坚定地说:“这孩子如果残疾了就把我的眼睛抠出来。”在姥姥的呵护下,我过了襁褓期。可我一直到上学后还经常住医院,母亲整天陪着我。我常半夜醒来,看见母亲坐在我的病床前,母亲会轻轻问,哪里还不舒服?需要什么?母亲有时候急了会说:“你身上那些病能转到我身上就好了。”

父母教育我们做一个纯粹的人、正派的人,靠自己的努力奋斗积极向上。我们姐弟俩先后“上山下乡”。我下乡时父亲在外地工作,母亲也没有送我,十六岁的我一个人背着背包走出家门,只有姥姥跟在我的后面抹着眼泪再三叮咛。我当兵时母亲去送我,后来听我姐姐说,当送兵火车开动时,母亲哭了。现在想来下乡时母亲之所以不送我,恐怕是不愿意经历离别的痛苦。

后来,我在北京办公司搞经营,买了房子,总想让母亲到北京我的家里住一段时间,陪母亲在北京玩玩。可不管我如何苦口婆心劝说和动员,她始终不同意去北京。我想母亲一方面是怕打搅我,另一方面又怕我花钱,这是我一生的遗憾。

母亲在弥留之际,用尽力气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:“你走,去做你的事情。”至今每当想起此景,我总是泪洒衣襟。世人说母爱伟大,因为母爱无私。母亲在时,我们做子女的往往并不在意什么,当母亲走了,你就会感到你的世界空了。

街面忆往

那些年我见过的车和交警

潘云强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烟台的城区面积很小。南大街是唯一贯穿城市东西、宽敞且初步具备城市功能的道路。那时汽车不多,很少出现交通拥堵。进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随着工业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进步,除了汽车数量有所增加外,烟台也仿佛一下子冒出了许多机动三轮车、摩托车和自行车。

百姓口中称的“摆拉甲子”便是机动三轮车的代表。叫“摆拉甲子”,体现出烟台百姓的幽默与睿智,此车头部有一个圆圆的大铁轮子,重心不稳,开起来东摇西晃,不光车头打摆,且浑身战战,叫“摆拉甲子”名副其实,它开起来发出突突突的大声响,后面还拖着一道长长的呛人的黑烟。别看这玩意儿面目丑陋,像个怪物,但它体积小、灵活,宽路也能跑,窄路也能行,免去了以往人拉肩扛之苦,很受企业和群众的欢迎。

两个轱辘的机动车也出现在街头,最典型是一种叫“老头乐”的助力车,前头挂着一个小油箱,跑起来速度不亚于现在的电动车。自行车数量呈现井喷式的增长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,像我们家和岳母家,除了孩子外,大人几乎人手一辆。有不少人家,自行车甚至比人口数还多。我国也是在那个时候被冠以“自行车王国”称谓的。老烟台是一个狭长的滨海山城,工厂大部分设在西郊,也就是现在的西山到发电厂一带,这给烟台东西方向的道路,特别是南大街,增加了很大的交通压力。每天七点半是南大街的早高峰,自行车、各种机动车及行人纷纷上了路,南大街像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河,在晨曦中缓慢地流动,场面相当震撼。

那时,凡工作时间,路上都可见到交通警察的身影。那时警察和老百姓一样,也没有汽车,他们起初是步行,后来改成骑自行车上班。我记得在南大街的主要十字路口,像解放路、胜利路、西南河、海港路等路口,都设有交通警察岗。说是岗,其实就是在马路中央放置一个木头做的大圆盘子,上面站着一个全副武装、手拿红白相间交通棒的交警。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,精神高度集中,身体和手像机器人似的,一分不得闲做着各种规范的程序性动作。交警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,天气愈不好,他们出勤愈频。冬天,烟台雪下得厉害,北风带着旋儿,刮起铺天盖地的雪泡,打得人脸上生疼。脚虽穿大棉靴,但冻肿还是常事,需要不停跺脚取暖。道路拥挤时段,一个路口一般有两名以上的交警,一个在台上指挥,一个在路口巡视。看见谁违反交规,巡视的人要上前劝

阻制止;发现有人摔倒滑倒了,要去把他拉起来;老年人过马路不方便,他们还要负责把老人搀扶过马路。夏天天热,风吹日晒,加上他们穿的又是制服,汗往下流,下岗后,衣服能拧出半斤水来。有一阶段,大圆盘上面竖起了一把大伞,能稍微起些遮风挡雨的作用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马路中间的木头大圆盘慢慢不见了踪影,代之而起的是立在马路边上的交通警察岗亭。这些岗亭是圆形的,下面由水泥砌成,上面是一格一格的玻璃,岗亭路口的上面,出现了红绿指示灯。这样的岗亭比比皆是,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海港路与南大街交叉路口的岗亭,它位于路南消防队一侧,当时算是烟台市的标志性岗亭之一。随着工业特别是电子行业的迅猛发展,交通指挥也终于完成了它的“三步走”。如今所有的路口,包括人行横道,早已完成数字化改造,到处都是实物及电子的交通标志物,形成了立体交通指挥网络。

交通越现代化,越要在全民中适时开展交通法规的普及与教育,这也是养成人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前提。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在烟台养正小学读书,曾上过一次交规课,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上交规课。那年仲夏的一天,学校来了一个讲交通规则的交通警,他三四十岁,戴着大盖帽,人显得很精神。大概在马路执勤久了的缘故,脸膛晒得黝黑。课是在学校操场上的,交警首先讲了几点:一是行人走路要靠右边走(那时马路没设人行道,只能靠右边走);二是横穿马路,不要心急,要主动避让车辆,眼睛要先向马路两边仔细张望,确保能通过时才走;三是不要在马路上嬉戏打闹,也不允许三个人并排在马路边上走,以免影响车辆和别人通行;四是过十字路口时,要听从交警的指挥,不能逆行,如果那样,便违反了交通规则。他强调凡事要讲规矩,没有规矩不成方圆,而交通规则就是为维持交通秩序制定的,可以更好地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
讲课完毕,正是中午放学时刻,学生们排好队,鱼贯往学校外面走。那位交警站在学校门口的马路上,不断为同学们纠正动作。等我们那队出发时,恰巧对向驶来一辆自行车,双方都主动避让,可像中了魔咒似的,躲的方向总一致,始终躲不开。这事被交警看了个真切。他当即说道:“遇到这种情况,最好的办法是停下。再走时,就不会相撞。”这位交警的话,我记了一辈子,也用了一辈子。